

# 評介《畫說紅樓人物》

劉廣定 ◎ 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畫說紅樓人物  
吳桃源著/聯經/9606/216頁  
21公分/220元/平裝  
ISBN 9789570831610/857

《紅樓夢》是我國著名古典通俗小說之一，不但讀者遍及全球，中外學人文士垂青者亦多。在大陸上曾是三大顯學之一，迄今不衰。在臺灣，讀者群雖眾，近年來研究者卻不多，有創意之通俗性讀物也少。尤其是一些出版社寧可引進暢銷的大陸出版品發行臺灣版，而不請本地人士執筆，識者多以爲憂。最近讀到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的「文化叢刊」，中有吳桃源女士的《畫說紅樓人物》，將清代著名的仕女畫家改琦所繪 50 幅紅樓夢圖，分別配以流暢的文字說明，覺得是一本極佳的通俗作品。雖微瑕難免，其水準實在一般大陸同類作品之上。乃不揣簡陋，以爲介紹，並加淺評。

本書序言和目錄共 11 頁。正文刊圖 50 幅，每圖有 2 至 4 頁不等針對主人翁的解說，再加上〈後記〉共 216 頁。這 50 幅圖除第 1 幅爲「通靈寶石」與「絳珠仙草」，第

2 到第 38 幅爲書中女性，內 5 幅爲 2 或 3 人合畫，其餘皆是個人。第 39 到第 50 幅則爲男性人物，也都是個人畫。按改琦之原作，每圖皆附其生前或身後友人所題詩詞一或多首，清光緒五年（1879 年）以《紅樓夢圖詠》爲名雕板付梓發行。今傳世的皆是此印本的翻印本。臺灣最早的印本應屬臺北文淵出版社民國 48 年（1959 年）1 月，將《紅樓夢圖詠》與《紅樓夢》的「庚辰本」合刊發售。吳女士此書未襲用原題詠，所述幾皆其個人見解與心得，且多不落俗套，甚值得一讀。現舉幾個例子說明，也補充一些筆者的淺見。

第一幅「通靈寶石與絳珠仙草」（頁 1）。吳女士指出畫者改琦和小說的作者觀念一致，表示佛教的輪迴觀，轉世論深植一般中國人心，與西方基督教的創造論不同，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對「通靈寶石—絳珠仙草」與「寶玉—黛玉」相關性會有不同的解釋，吳女士認爲從西方創造論的觀點來看寶玉和黛玉相愛但無法結合，「應有其他主客觀因素，絕非輪迴觀所說的：黛玉是還完眼淚才走的。」此說一點也不錯。惜她未能指出另一種曾大流行於中國大陸的「革命



論」者，以有情人不能成眷屬凸顯封建社會的腐敗，受壓迫者的心中吶喊。但無論如何，小說的作者和畫家把這神話故事都放在卷首，開宗明義，其他的各種說法都非《紅樓夢》作者的本意吧。

第十九幅「香菱」（頁 73）。在一般《紅樓夢》讀者眼中香菱只是個次要的人物，吳桃源女士卻特別指出她是「《紅樓夢》中唯一一位從第 1 回到 120 回完整演出的演員，而且在前後兩位大師嘔心瀝血的描繪下，可看性與悲劇性不輸黛玉」。實際上，香菱（英蓮）不僅是第一位書中出現的凡間女性，也是一些故事的「關鍵性」人物，例如從她向黛玉學做詩。看到了黛玉人格優美的另一面，也說明了小說作者的詩學理論。最後由甄士隱接引死去的香菱、與賈雨村一同「歸結紅樓夢」，使筆者以為這段「結尾」應非「續書人」所為。

第 26 幅「襲人」（頁 101），吳女士指出襲人有想留在寶玉身邊當姨娘的企圖及她在小說中的角色，「從社會心理學來看卻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對象」。其實《紅樓夢》一開始（第 3 回）已說襲人「有些癡處，服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如今服侍寶玉，他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至於丫嬛收房成為姨娘，則幾乎是舊社會從「奴婢」轉變身分成為「主子」的唯一途徑。然而現代社會卻仍有一些女子情願做有財勢者的「細姨」，或許才是「社會心理學值得研究的對象」吧！

第 33 幅「小紅」（頁 129）。小紅這個丫嬛，在小說中只出現於 24 到 27 回，佔的篇幅也不算多，但描述很仔細。吳桃源女士就其性格與為人討論，以其態度主動積極，是一種「具突破性的高素質表現」，「有令人尊敬的一面」。所論甚是。淺見以為若和怡紅院裡另一丫嬛四兒（即蕙香）比較，可看出小紅是憑著自己的能力，自主性地「揀高枝爬」，似是紅樓人物中唯一的一位。

第 50 幅「甄寶玉」（頁 211）。吳女士認為改琦以此幅圖為結卷，甚有深意。這幅畫是甄寶玉夢見與賈寶玉相會，表示賈（假）寶玉僅是一虛幻人物，由「真」來戳破「假」，甄（真）寶玉夢醒之際，就是《紅樓夢》結束之時，代表改琦看出曹雪芹「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意圖。按小說是以「甄士隱」（真事隱）的再出場為結，淺見則以為畫家的藝術表現似乎更勝一籌。

然而，由於《紅樓夢》小說內容龐雜，某些故事的來龍去脈不清楚，容易引起誤解。筆者擬提出兩個例子。如頁 141 說：「入畫的離去反是一條生路，總比老成在賈府永遠做下人好太多」，但入畫全家皆是賈府的奴僕。她哥哥是賈珍的小廝，因父母在南邊，現跟叔嬸住。因怕叔嬸喝酒、賭博，把賈珍賞賜的錢亂花，而存在入畫處才造成此一風波，故入畫離開大觀園，回到寧國府恐怕下場更淒慘。又如頁 176 言寶玉挨打是「蔣玉函那條汗巾惹的禍」雖然不錯，然吳

女士的說明是「寶玉當場否認，但身上所繫大紅汗巾露出馬腳（雖繫於其內，但顏色太明顯）無法抵賴」卻有問題了，因為那條紅色汗巾，寶玉早已給了襲人而襲人收在箱子裡。也才有後來嫁給蔣玉菡時，始信姻緣早已註定的故事。由此可知《紅樓夢》裡的人物故事，還有很多可以再探討，再解釋。盼望作者再接再厲，續撰佳作，以饗讀者。

吳女士這本書中對於改琦的畫也有一些批評，如指出第 18 幅「邢岫煙」（頁 69），「改琦圖中的岫煙、衣著倒是頗為華麗、穿的是否就是鳳姐送她的四件衣裳之一？……恐怕都不是吧」（頁 72）似指畫與實際不合。又如第 38 幅「綵鸞、繡鸞」兩位王夫人的丫嬛在翩翩起舞，但小說中並無此情節，故認為是「表達是對賈府所有的小妾、丫嬛以及小女伶的關注」，「以仕女對舞圖呈現是一種大膽的嘗試」（頁 154-155）。唯拙見以為這實際應是改琦繪畫時的疏忽。

改琦這 50 幅圖並非繪於同一時段，很可能經過一長時期。雖然各畫除人名外均無題款，但由部分詩詞題詠者紀有年月，或由題詠者之卒年可以推敲。因其中有三首詩詞係在嘉慶 19 年（1814 年）逝世的張問陶所題，且款式稍異而可能非一次完成者，故相關之畫（湘雲、碧痕、秦鍾）至遲應在嘉慶 17、18 年（1812 或 1813 年）繪製。改琦逝於道光 8 年（1828 年），推知可能涵蓋超過 10 年時間繪成。且從人物而觀，似並無一定計畫，有缺漏，也可能有重複，迄其逝世，並未定

稿，亦未完全示人。是友人於其身後蒐集整理，再請人補題而成。如周綺之題元春，王希廉之題迎春，嶺梅之題平兒，皆在道光 19 年已亥（1839 年）。因此，筆者認為「綵鸞、繡鸞」應是畫賈珍的侍妾「偕鸞、佩鳳」。

再者，本書作者極為厚道，對前輩藝術家，除上述邢岫煙之圖，指出了衣著華麗，不符小說故事外，對於「畫」的本身無何批評。然改琦雖是著名仕女畫家，其紅樓人物圖卻還有些值得檢討之處。例如第 32 幅「佩鳳」（頁 125）吹簫，只用一手執簫豈不大悖常情？還有就是改琦似擅長於畫出仕女姿態，而似對面貌，衣著不甚講究，故這 50 幅中幾乎所有男人面型皆同，各女子也差不多一樣，衣著上，除少數，如元春（頁 17）、熙鳳（頁 37）、湘雲（頁 29）、李紈（頁 49）和寶琴（頁 61），很難分辨出誰是小姐，誰是丫嬛。另外可惜的是各圖皆是版刻後一再複製印成，不但呈現不出彩畫原貌，如絲細髮等的工筆妙處也無法見到。

最後還要指出，本書的校對做的很好，錯字只有很少幾處。如頁 124 的「尤二姐」為「尤三姐」之誤，頁 185 第三行的「訪」是「紡」之誤。又封底內頁簡介畫者時，言改琦「卒於道光 8 年（1818），先祖為新疆人，世居北京」，有誤。

按道光 8 年為 1828 年，而改琦祖上來自「西域」（中亞或阿拉伯地區），世居江蘇華亭。希望再版時都可以更正。 ISBN